

續文獻通考

卷二〇〇——二〇三

7保4  
5266  
70-55



門 7保4  
號 5266  
卷 70-55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道統考 翼統先儒一

翼統先儒事略

漢宋諸儒傳經談道先正述之詳矣若三國六朝隋唐諸儒臣亦多註釋經義闡明道奧者而皆棄之若置非文獻之闕典與余故採輯歷代所志儒林文苑名儒取其師友講求平居著述有功于吾道者詮次漢儒之後以爲正學之助若其居官行已瑕瑜有議則非余所敢拘也

周

左丘明中都人授經圖曰魯人楚左史倚相之後周室既  
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  
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而修之或婉而  
成章以存大順或直書其事以示首惡亂臣賊子於是  
大懼其所褒貶不可具書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  
左丘明恐失其真乃為之傳其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  
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  
例以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  
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  
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然後為得也  
又採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于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

載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春秋傳云丘明撰  
魯申申授吳起起授子期期授鐸椒椒授虞卿虞卿作  
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漢張蒼及賈誼張廩劉公子  
皆修左氏春秋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  
間獻王博士貫公授子長卿為蕩陰令長卿授張禹禹  
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  
哀帝時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  
及翟方進授繇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曰左氏  
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遂遺書責讓  
太常博士左氏始得立於學官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  
解晉時杜預又為經傳集解而杜義盛行漢興左氏公

羊穀梁鄒氏夾氏五家春秋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  
夾氏亡其三家立于學官孝武立公羊孝宣立穀梁平  
帝始立左氏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公羊穀梁寢微劉  
歆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  
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范甯曰左氏浮  
誇柳子爲文參之國語以傳其趣而又謂其說多淫羅  
欽順曰孔子作春秋每事只舉其大綱以見意義其詳  
則真于史當時史文具在觀者便見得是非之公所以  
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其後史既亡逸惟聖筆獨存左  
氏必曾見國史故其作傳皆有來歷雖難於盡信終是  
案底後之學春秋者得其事跡爲據而聖經意義所在

因可測識其功亦不少矣薛應旂曰余觀左丘明春秋  
內外傳殆游夏之流非特諸子之倫也今山東兗州府  
嶧縣東北七十里濟南府昨城縣西南二十五里俱有  
左丘明墓未知孰是唐太宗時從祀孔廟宋真宗追封  
瑕丘伯徽宗改封中都伯

按海鹽鍾韶左傳國語辨曰左傳國語俱出左丘明氏  
而世儒率醇疵之者其說自朱子始夫朱子所云獨以  
籍田諸篇稍曼衍其說而乏神采耳其他如謀父述五  
服以抗師州鳩鳴八風以餘度展禽表十五祀以綴淫  
叔向引八郤五大夫三卿以抑寵諸斯類者華實並茂  
經傳畢陳視左傳奚讓也制錦者舒不盈幅而精麤倍

徒未必非一人之手况左傳國語上下且二百四十年  
或者載筆殊時值其年之盛衰而屬思之敏鈍考事之  
真贗因之何害其為丘明書哉昔晉儒以三傳殊指猶  
為曲而暢之作詞人以七萬餘言今二傳一書而議者  
乃拊鑿焉此與夫公羊之徒墨守師說而膏肓左穀者  
何異歟大抵左傳為內國語為外凡事詳于內者略于  
外備于外者簡于內此宋庠見以為然而傳皆出丘明  
之斷案也丘明蓋與孔子同時釋文叙云孔子不遇乃  
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於太史氏而作春秋則左氏之有  
功于聖道信矣

公羊高周末齊人受春秋於卜子夏因孔子所修春秋著  
為傳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  
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趙人董仲  
舒著以竹帛子都受東海嬴公嬴公授同郡孟卿孟卿  
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  
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於朝授李育李  
育授羊弼羊弼授何休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范甯曰  
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朱子曰公羊穀梁故事甚踈然  
理義却精此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不曾  
見國史

穀梁赤周末魯人孔子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  
梁穀梁為經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魯申公申公授瑕

丘江公江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仲舒並  
 仲舒本治公羊能持論善屬文江公訥於口上使與仲  
 舒議不如仲舒卒用仲舒於是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  
 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江公之傳  
 其後浸微惟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受焉沛蔡千秋從廣  
 受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  
 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  
 史高皆魯人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  
 穀梁時千秋以治穀梁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  
 穀梁說擢千秋為諫議大夫給事中選郎十人從受會  
 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

蕭望之等大議殿中評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  
 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  
 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  
 內侍郎許廣使者亦竝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  
 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義對多從穀梁由是  
 穀梁之學大盛于是有尹胡申韋房氏之學後晉范甯  
 為穀梁傳集解嘗評之曰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唐柳  
 宗元為文必參之穀梁氏以勵其氣云

西漢

張蒼陽武人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  
 歸沛公從攻南陽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王

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于沛公赦免從攻臧荼有功封  
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爲計相時蕭何爲相國而蒼  
明習天下圖書計籍通春秋左氏傳又善用筭律歷故  
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孝文初代灌嬰  
爲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爲計相  
時緒正律歷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爲  
歲首以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八之音聲  
及以比定律令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德王  
陵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  
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爲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  
終始五德傳言漢土德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  
事下蒼蒼倉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文帝召公  
孫臣爲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以秦水德漢土勝之  
更元年蒼由此乃自謝病稱老孝景五年薨謚曰文侯  
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

賈誼洛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  
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愛幸漢文帝初立聞吳公  
治平爲天下第一徵以爲廷尉迺言誼年少頗通諸家  
之書漢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  
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  
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爲能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  
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

服色制度定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  
今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天子議以誼任  
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  
欲擅權紛亂諸事天子後亦踈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  
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  
原誼為長沙太傅有鵬飛入誼舍止於坐隅自傷以壽  
不能長迺為賦以自廣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  
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  
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  
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迺拜為梁懷王太傅王勝墜馬  
死誼自傷為傳無狀常泣哭歲餘亦死年三十三孫賈

嘉最好學世其家

按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  
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  
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為蕩陰令授清河張  
禹長子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  
之善之上書數為稱說後望之為太子太傅薦禹於宣  
帝徵禹待詔未及間會疾死

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漢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  
子以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  
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  
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以為



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  
王敬重焉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  
行故求兩閉諸陽縱諸陰其止兩反是行之一國未嘗  
不得所欲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  
說其意董蒙未上王父偃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  
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  
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公孫  
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  
弘弘更弘嫉之膠西王亦帝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  
千石弘乃言於上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  
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率

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端居而治及去位歸終不問  
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  
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推明  
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  
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  
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  
三篇而說春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皆  
其所著書名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

楚元王交字游漢高祖同父少子其詩書多才藝少時嘗  
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士荀卿門人及  
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封于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

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凡詩傳者為之解說元王亦次之號曰元王詩元王子休侯富富子辟彊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既冠以行修飭擢為諫大夫是時漢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閣成帝即位顯等伏辜向遷光

祿大夫時帝元舅上鳳為大將軍兄弟七人皆封侯乃集上古以來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比類相從各有條目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採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后妃採傳記行事者新序說苑五十篇奏之數上言得失陳法戒書以助觀覽補遺闕天子召見嘆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靜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數言公族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庇廕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

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安後嗣也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爲九卿輒爲王氏居位者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前後三十餘年七十一卒少子歆最知名

伏生名勝字子賤濟南人能言書書與文字俱起孔子討論墳典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刪爲百篇編而序之以垂訓立法于天下秦時焚書伏生爲秦博士獨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帥無不涉尚書以教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時年九十餘老不能

行乃召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伏生老不能正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穎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今文尚書是也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受同郡倪寬寬受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今鄒平縣東北一十里有伏生墓

高堂生魯人字伯禮經自周衰諸侯惡其害已皆滅去典

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高堂生爲博士傳  
士禮十七篇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淹中而河  
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  
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  
堂陰陽之記並無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  
傳不殊而字多異高堂生授瑕丘蕭奮奮以授東海孟  
卿卿以授后蒼孝宣世后蒼最明禮戴德戴聖慶普皆  
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故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  
家惟高堂生五傳得戴德戴勝而禮大明通志略曰高  
堂齊公族也風俗通齊卿高敬仲食采于高堂因氏焉  
按魯文宣生以傳士禮行于時而魯徐生善爲頌頌讀

爲容貌威儀也孝文時徐生以頌爲學官大夫傳子  
至孫延襄亦善爲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  
頌爲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桓生單  
次皆爲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  
禮爲頌者由徐氏

孔安國字子國漢人孔子十一世孫也父忠爲博士封褒  
成侯安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于伏生長而博覽經  
傳學無常師年四十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武帝天  
漢中魯恭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孔子所  
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悉  
以書還孔氏蝌蚪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安國乃考

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尚書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今文更以竹簡書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伏生書有五篇相合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之朝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又爲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又集錄爲孔子家語四十四篇既成會巫蠱事寢不施行安國由博士爲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於家其後成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錄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錄安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辯之曰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逮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蝌蚪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值巫蠱事起遂閣廢不行于時光祿大夫向以其爲時所未施之故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紀况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皆近世小儒以禮記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之曰禮記今向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謂滅其源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爲宜如此爲列皆記

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而遇  
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安國以尚書授都尉朝而司  
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  
諸篇多古文說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  
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爲之作訓馬  
融作傳鄭玄亦爲之註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  
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  
尚書經文今無傳者至東晉豫章內史梅頤始得安國  
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  
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  
國學

按漢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  
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安國授都尉朝都  
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以子以明穀梁春  
秋爲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嘗授號徐敖敖爲右扶風  
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金暉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  
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暉等皆貴顯世  
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  
十又采左氏傳書叙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  
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善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  
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大中  
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廷黜其書

毛萇漢趙人善說詩詩者所以導達心靈歌詠情志者也  
故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上古人淳俗樸情志未惑其  
後君尊于上臣卑于下而稱爲諂目諫爲謗故頌美譏  
惡以諷刺之初但歌詠而已後之君子因被管絃以存  
勸戒夏殷已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  
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  
王周公化至太平頌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  
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錄之孔子純  
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毛萇之學自謂子  
夏所傳初子夏作詩序以授魯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  
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亨  
爲詩訓詁傳於其家漢初河間獻王好學得詩傳而獻  
于朝時毛萇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說之因  
復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故世謂亨爲大毛  
公萇爲小毛公亨詩傳繇萇盛行於漢萇所著有毛詩  
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于學官萇授同國貫  
長卿長卿授解延年爲阿武今授徐敖教授九江陳俠  
爲王莽講學大夫俠授同郡謝曼卿曼卿善毛詩又爲  
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  
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並作  
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  
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程子曰漢

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或問何所主而取毛公朱子曰攷之詩傳緊要有數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氣象大槩好萇墓在今河間府河間縣尊福鄉相傳河間有毛精壘毛萇宅塚在焉唐太宗時從祀孔廟宋真宗追封樂壽伯

后倉字近君漢東海鄉人從孟卿受禮最明其業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藝文志又載曲臺后倉九篇或即此倉授沛人聞人通漢慶晉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西漢世后氏二戴禮遂並立於學官

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二十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為之註故今小戴記與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並傳倉啓之也倉又授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倉亦兼通齊詩著齊詩故訓二十卷詩傳三十九卷授翼奉



蘇均之匡衡授琅琊師丹伏理潁川滿昌由是齊詩  
有翼匡師伏之學倉宣帝朝為博士官至少府 國朝  
嘉靖九年考求古禮以倉為禮之宗 詔令從祀孔廟  
稱先儒后子始昌授九江張邯琅琊皮容皆至大官徒  
眾尤盛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  
從者讀易精敏過於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  
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占義  
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拒吳楚號丁將軍  
作易說三萬言訓詁舉大義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受  
同郡碭田王孫王孫受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

孟梁丘之學

施讎字長卿沛人沛與碭相近讎為童子從田王孫受易  
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為博士復從卒業與孟喜梁丘賀  
並為門人及梁丘賀為少府事多迺遣子臨與張禹等  
從讎問學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  
是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詔拜讎為博士  
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讎授張禹琅  
琊魯伯伯為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  
崇子平崇為九卿宣大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授太山  
毛萇如字少路琅邪郡丹字曼容著清名萇如至恒山  
太守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父號孟卿善為禮春秋授后倉  
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  
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  
家候陰陽災變書喜受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兒皆  
為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

梁丘賀字長翁琅琊諸人也以能心計為武騎從太中大  
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房出為齊郡太守  
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為郎會八月飲耐行祀孝昭廟  
先驅旄頭劍挺墮泥中刃嚮乘輿車馬驚召賀筮之曰  
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代祀是時霍氏外孫任宣坐  
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欲為逆發覺伏誅賀筮有應

繇是近幸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為人小心周密  
上信重之年老卒官傳子臨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  
渠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  
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  
從臨受易後駿至御史大夫自有傳臨授五鹿充宗君  
孟為少府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沛郡彭祖子真齊  
衡咸長賓張為博士至楊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  
傳業彭祖真定大傳咸王莽講學大夫繇是梁丘有士  
孫彭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  
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

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同唯京氏爲異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與相同房以明災異得幸爲石顯所譖誅自有傳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皆爲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治易爲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璜又傳古文尚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受子康及蘭陵毋將永康以明易爲郎永至豫章都尉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少學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林尊字長宿濟南人事歐陽高爲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

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自有傳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為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堂鮑宜普為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簡卿者倪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為博士堪譯官今論於石渠經為最高後為太子太傅而孔霸以大中大夫授太子經及元帝即位堪為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事為石顯等所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怒之遷擢為光祿勳語在劉向傳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伯牟卿為博士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為筭著五行論歷遷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政事齊炅欽幼卿為文學王莽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為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為博士徒眾尤盛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至少

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  
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修章句為廣陵太傅守  
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為城內史倉以謁者  
論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為騎都尉

鄭寬中有雋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食  
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永  
上疏乞加葬禮賜令謚以童尊師之德於是上弔贈寬  
中甚厚由是小夏侯有鄭張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  
郡趙玄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宿宿為博士尊王莽  
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

申公魯人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  
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太后時  
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  
嗣立為楚王令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申公媿之歸  
魯退居家教授終身不出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  
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  
武帝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  
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立明堂  
加璧安車蒲輪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輅傳從至見天子  
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  
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以為太

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實太后好老子不說儒術得  
縮減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  
下縮減吏皆自殺申公亦以疾免歸弟子為博士者十  
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  
史湯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  
尉鄒人關門慶忌膠東內史其學宮弟子至大夫郎中  
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瑕丘江公盡能傳之  
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  
士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以淮陽  
南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以詩受哀帝  
馬車騎將軍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挑人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為昌邑  
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位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  
獄誅惟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  
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  
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  
反復誦之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  
之也臣以詩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  
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  
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之曰聞之  
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  
子選詣博士搢衣登堂禮甚嚴誦說有法諸博士驚問

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式為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遂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生唐生褚生皆為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為泗水中尉授陳留許晏為博士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傳

轅固生齊人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弊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人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所云則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實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對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城旦書刑書也道家以儒家為急故此於律令云乃使固入閹擊虜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閹刺虜正中其心虜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

以復罪後上以固廉直出令拜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  
孝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  
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  
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詩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王太傅嬰推  
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  
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音音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  
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  
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  
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為博士孝  
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

先太傅所傳也嘗授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  
之而隸校尉蓋賀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郡韓生說易  
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以詩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  
傳誼授同郡食子公音音與王吉吉為昌邑中尉自有  
傳食生為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為博  
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  
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授沛聞人通  
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為東  
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



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以  
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  
子咸爲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旂卿爲博士州牧  
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仁爲  
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  
有橋楊氏之學

按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  
容之及何武爲刺史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  
武聞終不揚其惡聖之子賓客爲群盜捕繫廬江聖自  
以子必死武之手而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慚服  
且以二戴之名與聖經並行而身爲賊吏子爲盜賊猶  
不知非已而復謗人曾跼躄不如也然傳經啟後亦有  
功于聖門故于孟卿傳表見之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  
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言春秋者宗  
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仲舒爲江都相自有傳弟  
子遂業者蘭陵褚大東平臧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大  
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臧公守學不失師法爲昭帝  
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睦孟孟爲符節令坐說災異誅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與顏安樂俱事睦孟孟弟子  
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孟質問疑義各得所見孟曰春  
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由是公

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君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彭祖曰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爲元帝少府家世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爲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徒衆尤盛

顏安樂字公孫魯薛人睦孟姊子也家貧爲學精力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爲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冷豐次君淄川任公公爲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冷任之學始貢禹事羸公成於睦孟至御史大夫疏廣事孟卿至

太子太傅廣授琅邪筦路路爲御史中丞禹授潁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寘都都爲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寘之學路授孫寶爲大司農豐授馬宮琅邪左咸咸爲郡守九卿徒衆尤盛官至大司徒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慶姓皆爲博士姓至中山大傅授楚申章昌曼君申章姓也名昌字曼君爲博士至長沙太傅徒衆尤盛尹更始爲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文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

司農方進丞相

房鳳字子元琅邪人也以射策乙科爲太史掌故太常舉方正爲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曰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爲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爲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

申童房氏之學

班氏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枝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于餘人初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網羅遺失兼而存之

劉歆字子駿向之子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治平中受詔與父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復爲中壘校尉及哀帝即位王莽舉

歆宗室有材行復領五經卒父前業乃集六藝群書別  
為七略在藝文志初左氏傳多古字學者使訓詁而已及歆  
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傳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  
歆亦湛靜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歆欲建左氏春  
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與五經博  
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並不與歆意同故不  
肯立其學歆因移書責讓之由是忤執政大臣為衆儒  
所訕求出補更哀帝崩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  
定律曆著三統曆譜王莽篡位歆為國師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一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道統考 翼統先儒二

東漢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父容傳  
家學哀平間為光祿大夫詡以父任為郎中世傳魯詩  
信行清操知名當世莽篡位父子稱瘖不仕光武即位  
以宋弘薦徵為郎遷博士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卒  
賜錢置冢田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少遊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  
習魯詩論語王莽時去歸鄉里徙任東海立精舍教授

光武即位乃歸家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子  
經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  
郎中建武初入授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  
右中郎將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朝不趨贊拜  
不名經博有疑遣小黄門就問顯宗以咸有師傳恩而  
素清苦常賞賜珍玩束帛俸祿增于諸卿咸皆散與諸  
生之貧者年七十二卒于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  
授和帝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子胤也少習容禮平帝  
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王莽  
時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  
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兎首每有行禮縣宰  
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  
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莽敗得免既天下大亂  
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避教授  
於江陵光武聞之除爲江陵令時縣連年大灾昆向  
火叩頭輒能降雨止風微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  
先是殺兎驛道多虎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虎皆負子  
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問曰  
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  
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  
長者之言願命書諸策乃令以經入授皇太子及諸王

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  
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  
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為太子中庶子建初  
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注丹字子玉

風俗通注音圭

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

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為博士稍  
遷十一年為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丹學  
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為大儒十七年卒於官年七十時  
中山雁陽鴻字孟孫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稱永平中  
為少府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

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神祖  
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  
遠而至初任州郡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  
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年七十  
九建安七年卒于家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  
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人范  
升嘗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  
潛伏道傍持章叩車駕乞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  
射之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入政傷脅猶不退泣請有感  
帝心詔出升政由是顯名政為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

自矜然篤於義時帝壻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名請與交友政每言論切磋懇至不爲屈撓嘗詣楊虛侯馬武稱疾不爲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臂責之武詣子及左右皆大譙以爲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得解其剛果任情皆如此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字君上潁川鄢陵人習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馬馮勤府舉爲孝廉稍遷博士永年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言爲梁丘家宗十四年卒於官子魴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光武詔公卿大會群臣皆就席憑獨立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遂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帝善之拜爲侍中帝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層受之愬遂致禁錮臣以是爲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勅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即勅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群臣能說

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時南陽太守魏

滿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農太守

孫期字仲或濟陰成武人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收豕於大澤中以奉養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壘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受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而爽又作易傳自



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人著錄前後萬言者尚  
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章句復徵為中散  
大夫一歲卒于家子紆又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肅宗  
聞而徵之欲以為博士中道物故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父由為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  
教授數千人為汝陰令政為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  
為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  
典律再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為潁川太  
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于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字子雋濟陰定陶人少游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  
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

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秘書近署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初七年徵拜尚書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

字幼季南陽堵陽人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授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之術時光武方草創未遑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司空府常以敏博通經記今校圖讖對曰讖書非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昃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爲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後三遷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

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父楊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光武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爲守丞防以未冠謁去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一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卒於家年七十八子舉

孔僖字仲和魯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爲建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懷軒冕之志各

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歸終於家僖與  
崔篆孫駟復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  
時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虎不成反爲狗者駟曰  
然昔孝武皇帝始爲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五六年  
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爲善僖曰書傳若此  
多矣鄰房生梁都僥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耶僖駟  
默然不對都怒恨之陰上書告駟僖誹謗先帝刺譏當  
世事下有司駟請更受訊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  
肅宗自訟曰昔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倡管仲然  
後群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  
事豈不與桓公異哉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

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  
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人大會孔氏男子二十  
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遂拜僖郎中賜褒成  
侯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  
臨晉令崔駟以家林筮之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  
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凶吉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  
年卒於官遺令即葬二子長秀季彥並十餘歲浦坂令  
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命合墓而  
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秀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  
門徒數百人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安帝詔有道術之  
士極陳變青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

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帝嘿然左右皆惡之舉孝廉不就年四十七終於家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少爲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爲郡文學掾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元初中特徵博士爲清河王傅安帝崩倫輒棄官奔喪號泣闕下不絕聲閭太后以其專擅去職坐抵罪順帝即位詔免倫刑遂留行喪于恭陵服闋徵拜侍中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人奏嘉贓罪千萬徵考廷尉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倫乃上言齊桓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舉者以

彈劾譴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爲損也書奏有司以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坐不敬結鬼薪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陽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將軍梁商以爲長史諫諍不合出補恒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勅司隸催促發遣倫乃留河內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刎頸不易九裂不恨匹夫所執疆於三軍固敢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幽升高寵以藩傅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猶志遂徵詣廷尉尋有詔原罪倫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旣歸閉門講授公車復聘固遜不行卒于家

按漢室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世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杜子春東漢河南緱氏人通周官周官蓋周公官政之法始皇見其書深惡之禁絕不傳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周禮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王莽時置博士以行于世杜子春受業劉歆頗識其說家于南山因以教授鄉里永平初年九十猶能誦識時鄭衆賈逵往受

業因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馬融作周官傳以受鄭玄作周官註皆祖子春云子春又明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當必有所指云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後歸爲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百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應經明行修弟子遠方來至者著錄數千人肅宗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授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幸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

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王也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天下騷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其子曰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饑柰何獨飽乃共食麤糲悉分俸祿以賑鄉里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光武徵拜大司徒封陽侯時徐異卿等據富平連攻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爲清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降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敬文德以爲禮樂政化之首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後坐策免杜詩上疏曰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

寧湛經爲人師行爲義表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之淵藪結髮厲志白首不衰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十三年中暑病卒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淨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闢子隆

伏恭字叔齊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齋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爲太僕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初父黯章句繁

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  
骨罷詔賜千石俸以終其身十五年行幸琅邪引遇如  
三公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  
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子壽官東郡太守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  
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躬推鹿車載其喪致墓所  
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  
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  
慚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少隨師學涉七州之地能理齊  
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  
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抄  
風角雜書例其占驗作輿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  
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  
就以壽終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  
傳父業善說災異纖緯教授常數百建武初爲博士受  
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永平中爲千乘太  
守政有異迹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死弟子犍爲杜撫  
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  
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一  
人後為驃騎將軍東平王倉所辟及倉就國掾史悉補  
王官屬未滿歲皆劾歸時撫為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  
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為公車令數月奪子官  
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云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曾祖信臣元帝時為少府父建  
武中為卷令倣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  
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  
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  
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榮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劍  
錢物元和二年入為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為光祿  
勳卒於官賜冢塋培園陵孫休位至青州刺史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建武中詣師習韓詩數年歸  
居教授仕郡為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  
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引見  
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為先又上便  
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及帝崩時諸  
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進者  
肅宗既立諸馬共讚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邽  
令為政寬惠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入學其有通明經術  
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怨田千餘頃以  
兄喪去官後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  
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為閬中令卒於官



趙暉字長君會稽山陰人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暉耻於胥役遂棄車馬到健爲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撫卒爲發喪制服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卒于家著吳越春秋詩細蔡邕讀詩細而嘆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出陽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于家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爲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董鈞字文伯犍爲資中人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元始中舉明經遷廩犧令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鈞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永平中爲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爲通儒累遷五官中郎將嘗教授門人百餘人後坐事左轉騎都尉年七十餘卒於家初鄭衆傳周官于鈞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註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爲鄭氏學玄又註小戴

所傳禮記四十篇通爲三禮焉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官

周澤字稚都北海安丘人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屯池令奉公尅已矜恤孤羸吏民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果敢直言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没人財產顯宗以信贓物頒諸廉吏唯澤及光祿勳孫堪大司農冲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爲太常清潔循行敬宗朝嘗卧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爲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鍾繹字次文汝南汝陽人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

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  
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  
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  
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  
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  
於官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清淨少欲習嚴氏春秋教授常  
數百人建武中爲州從事徵拜博士稍遷太子太傅卒  
於官傳業子普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講授  
常數百人諸儒以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舉  
孝卒於梁相子孫傳學不絕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少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有稱  
鄉閭建武中趙節王栩聞其高名遣使齎玉帛請以爲  
師望不受後仕郎功曹永平初爲侍中越騎校尉入講  
省內十六年遷大司農十八年代周澤爲太常建初五  
年坐事左遷大中大夫後爲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  
儒宗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年八十永元十二年卒于官  
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爲榮

程魯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  
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  
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  
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少習春秋顏氏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為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服其多通著錄千餘人初為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左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直解矇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玄去官舉孝廉除為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為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為顏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大學深為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其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為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稱為通儒再遷尚書令及馬氏廢育坐為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卒於官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父豹少府休為人質朴訥口而雅

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  
其好也辭病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  
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  
闕門十有七年又註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  
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得公羊  
本意休善歷筭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  
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病黨禁解又辟司徒  
郡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  
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光和五年卒年五十四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祗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少以  
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

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  
舉孝廉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病卒所著賦碑誄  
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穎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  
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荆  
州受徒千餘人劉表以爲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  
氏條例五萬餘言建安中卒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  
數百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凝滯數十事以問  
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仕爲公車司馬令  
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

府孔融上書薦之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按左氏起於六國公穀起於漢有左氏而後有公穀公穀據左氏事而專為浮說者也使無左氏則公穀無作矣左氏雖麗藻少實然文有經緯而博通古今可謂大儒矣公穀之徒於章句

子之事也然辭俚而意

下穿鑿其義此青衿學不之言而公羊俚俗尤

甚奈何漢儒交口譏

與立博士而復以公羊

尊於穀梁何其倒置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少博學經籍馬融嘗推

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滌沒長卒于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

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

者萬六千人徵群並不就順帝特徵拜議郎講論五經

異同甚合帝意遷侍中出為弘農太守卒於官

魯丕字叔陵性沉深好學杜絕交游不荅候問之禮士友

常以此短之而不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為當世名儒

建初元年舉賢良方正遷新野令州課第一拜趙相門

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後

遷中散大夫時賈逵等難事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

見諸儒丕與賈逵等難事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

聖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

不可枉也陛下既廣納謇言以開四聰無令蕩荒以言  
得罪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再遷為  
侍中卒於官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少博學以尚書教授門徒數百  
人名稱州里以茂才為豐令縣無獄訟為州郡最范遷  
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永平中為司隸多  
所舉正百僚憚之時顯宗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輒  
延謀政事判折獄融經明才高善論議帝數嗟歎以為  
才堪宰相明年為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為吏奔  
敗客河西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為侍書林雖  
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弟成物故囂聽林持喪歸既遣而  
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  
致弟喪賢短歎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至  
武微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  
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衛宏長於古學及見林聞然  
而服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  
書古文尚書一卷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  
經將絕何意衛子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致墜地也  
古文雖不合時務願諸生無悔所學巡宏益重之於是  
文遂行為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周密敬慎選奉  
稱平群臣上言古者內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

薄故好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林奏曰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漢初詳覽失得破矩爲圓斷雕爲樸蠲除苛政更立䟽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其後漸以滋刻吹毛索疵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賊臣愚以爲宜如舊制帝從之爲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爲任職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父成帝時爲大樂令譚以父任爲郎因好音律善鼓琴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辯析疑異漢世祖即位拜議郎上䟽陳時政所宜書奏不省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譚上䟽曰今諸巧慧伎數之人增是圖書矯

稱讖記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十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帝不悅後詔議靈臺所處帝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出爲六安郡丞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一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微六譴非七啟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讖通十一立事十二道賦十三辯惑十四述策十五閔友十六琴道餘並有上下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建武中守姑臧長時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或以爲身處脂



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被徵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歛牛馬器物遣送奮一無所受拜武都太守為政明斷甄善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讎郡中稱為清平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父充持慶氏禮為博士褒結髮傳

克業常思制度未脩慕以孫通為漢禮儀書晝夜研精况吟

忘所之適舉孝廉遷園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他郡盜來入園界吏捕之太守馬嚴諷縣殺之褒勸吏曰絕人命者天亦絕之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為殺嚴表褒懷弱免官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志定

禮樂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九謂

光武十謂明帝十一謂帝帝尚書璇璣鈴曰述堯體世

平制禮樂倣唐之文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孝經鈞命

三五帝驟每見圖書中心慙焉褒知帝旨迺上疏宜平

文制著成漢禮章下太常太常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

定不可許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作之意詔召班

固改定禮制之宜固曰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

作令道傍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昔堯作大章

一夔足矣迺召褒條正褒迺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

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

度為百五十篇上之

范甯字武子晉鄆陵人註春秋穀梁傳唐貞觀間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追封新野伯 國朝嘉靖中以學未顯著改祀于鄉

周續之字通祖雁門人徙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既而入廬山與劉遺民陶淵明俱不應徵人稱潯陽三老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造太學受業師事第五元光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事馬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

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迺召見玄因從質疑

義問畢辭歸融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黨事起被禁錮

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

守義理寄遠不可駁難如墨翟之守城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

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

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

學後馬融谷劉環及玄谷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

明靈帝末黨禁解國相孔融深敬玄徒履造門告高密

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

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

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四皓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

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  
事大夫也今鄭君好學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  
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迺鄭公之德而無駟壯之  
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尋會黃巾寇青  
部廼避地徐州後自徐州還道遇紅巾賊數萬人見玄  
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時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去大  
會賓客紹客多豪俊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  
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辨對或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  
嗟服時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中遠  
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  
徒不稱官閥邵有斬邑建安五年卒自郡守以下嘗受  
業者緣經赴會千餘人凡玄所註周易尚書毛詩儀禮  
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辭訓人  
頗譏其繁至於博洽稱爲純儒門人國淵任嘏時並童  
幼玄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皆如其言子益恩玄以其  
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鄭興字少穎河南開封人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學  
者皆師之建武中徵爲太中大夫明年日食興上疏曰  
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  
今公卿多舉郭伋可爲大司空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  
咸曰朝臣若用功臣功臣用則大位謬矣書奏多有所  
納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

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  
所未學無所非也帝意廼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  
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  
官長於歷數自杜林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  
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

范升字辨卿代郡人漢光武徵拜博士時韓歆欲爲費氏  
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升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  
師徒相傳又無其人無因得立退而奏左氏之失凡十  
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名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  
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以父任爲郎建武初議欲立左

氏范升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上疏曰至音不令衆  
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  
而不容於世况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  
也臣竊見升等所言皆斷截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小  
差撥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尤尤扶瑕擿釁掩其懿美  
所謂小言破道者也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聰聞不  
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師曠不爲新聲易耳  
方今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沙汰學者之累惑則  
天下幸甚書下其議升復與元相辯難卒立左氏學元  
以才高著名辟司空府時江馮上言宜令司隸督察三  
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師臣者帝賓臣者霸不宜使有

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逵傳父業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倜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顯宗重其書藏秘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帝召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駕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肅宗詔逵入講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條奏曰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

明文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教以左氏和帝以逵爲侍中內史備帷幄兼領秘書甚見信用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後世稱爲通儒然不修小節當世以此譏焉故不至大官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數歲知孝讓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爲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爲之故字曰饒後博覽五經孫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舉孝廉爲會稽太守郡人有業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霸始到越賊未解乃移書開講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棄我戟損我

予盜賊盡吏皆休視事二年謂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立致位郡守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謝病後徵遷侍中時后兄鄧騭貴盛聞霸名行欲與交霸不荅衆人笑其不識時務子楷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元人少學長安會宴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漢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世祖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爲議郎每朝會輒令數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拜博士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儒服溫恭有蘊藉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慕之二十八年拜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

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三十年拜太常及顯宗即位真以師禮乘輿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其恩禮若此永平二年三雍初成謂明堂靈臺辟雍拜榮爲五更子郁嗣

桓郁字仲思以父任爲郎漢顯宗以郁先師子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稍遷侍中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東觀上謂郁曰我爲孔子卿爲子夏起予者商也永平中授皇太子經和帝即位富於春秋實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言郁經行篤備宜令入教授以崇本朝由是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郁經授二帝恩寵甚篤初榮受朱普章句

四十萬言浮辭繁長音直亮反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章句曾孫典曄彬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父緄封陵陽侯鴻從桓榮受尚書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緄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共寒苦及緄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而逃去鴻初與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駿遇於東海讓之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氏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拜侍中肅宗詔與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鴻以才高論難景明諸儒稱之帝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及和帝即位遷司徒時竇憲擅權鴻因日食上封事宜改正匡失以塞天意書奏十餘日收憲印憲自殺

趙岐字邠卿長陵人少明經有才藝嘗與兄襲得罪中常侍唐衡避禍北海唐死乃出徵拜議郎嘗著孟子章句及三輔決錄後居荊州卒先自爲壽藏其後孟子得道爲博士定自岐始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性沉重好古隗囂擁衆天水彪避難從之著王命論以感之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竇融以爲從事廼爲融畫策事漢總西河以拒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知融章奏皆從事班彪所爲因召入見舉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一  
茂才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彪復辟司徒府時東宮初建師保多闕彪上言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傅帝納之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引非所謂賤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

三國

王肅字子雍少從宋忠讀太玄更爲之解太和中拜散騎常侍曹真征蜀肅上疏請罷又上疏陳政本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景初間宮室盛興民失農業又上疏諫止又言鳥獸無用之物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遷太常時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蔣濟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董即弘恭石顯復稱說耶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于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有棄甲之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嘉平六年白氣經天司馬景王問故答曰此蚩尤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歸倡亂者先亡明年毋丘儉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一終  
之士良有以也薨謚景侯初肅善為賈馬之學而不好  
鄭氏採會異同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  
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  
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授學鄭玄之門  
人稱東州大儒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  
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註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一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道統考 翼統先儒三

晉

范平字子安錢塘人研覽墳典遍該百氏太康中徵不起  
卒有詔追謚曰文貞先生

文立字廣休巴郡人蜀時游太學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為  
顏回陳壽李虔為游夏羅憲為子貢泰始初進散騎常  
侍蜀故尚書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晉武帝聞其名  
以問立對曰臣誠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  
當時之望故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

時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  
徐邈東筦姑幕人少與鄉人喊壽齊名下帷讀書不游城  
邑及晉孝武帝招延儒學之士邈以東州儒素太傅謝  
安舉應選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  
然開釋文義標明旨趣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帝好爲  
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辭率爾所言穢雜邈每應制  
時收歛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故時  
議以此多邈遷中書侍郎專掌綸誥初范甯與邈皆爲  
帝所任共補朝廷之闕甯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爲王  
國寶所讒出守遠郡邈孤宦易危而無敢排疆族乃爲  
自安之計會帝頗踈會稽王道子邈欲和協之因從容

言於帝曰昔淮南齊王漢晉成戒會稽王雖有酣媾之  
累而奉上統一宜加弘貸消散紛議外爲國家之計內  
慰太后之心帝納焉邈嘗詣東府遇衆賓沉酒引滿誼  
譁道子曰君時有暢不邈對曰邈陋巷書生唯以節儉  
清修爲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爲忤也道  
子將用爲吏部郎邈以波競成俗非已所能節制苦辭  
乃止時皇太子尚幼帝以邈爲前衛率領本郡大中正  
授太子經雖未勅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遇也東宮  
猶朝夕入見參綜朝政脩飾文詔拾遺補缺劬勞左右  
帝加其謹密方之於金霍有託重之意將進顯位未及  
行而帝暴崩安帝即位拜驍騎將軍龍安元年遭父憂

哀毀病篤不踰年而卒年五十四識者悲之所註穀梁傳見重於時長子轄有父風以孝聞為太常博士秘書

郎

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祖父魏太鴻臚父毓征南軍司衍少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弱冠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避地江東元帝引為安東參軍專掌記室書令殷積而衍每以稱職見知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明帝之在東宮領太子中庶子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王敦專權行私授熹博士霸以帝師賜號褒成君傳子光亦事年卿至丞相由是大

夏侯有孔許之學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年十歲能誦詩書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家於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宣固辭羨爰以宣素貧加年荒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大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為獎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程為高僕誠大儒然不與世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大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太元中范甯為豫章太守甯亦儒博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

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文帝嗣位預尚帝妹高陵公主拜尚書郎後與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爲之註解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每大事輒居將帥之列既立功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策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則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而和嶠頗聚歛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而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荊州

因宴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卒時六十三子錫

夷哲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踈廣之後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踈之足改姓焉哲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志曰陽平東廣徵人莫及也太康中郡界大旱哲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謂哲誠感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霖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禱之報東長生哲性沉退不慕榮利作玄君釋以擬客難張華見而奇之召爲掾轉左著作即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塚得竹書數

十車其紀年十三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卦下  
易經一篇公孫段上篇公孫段與邵陵論易國語三篇  
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  
趙傳諸卜筮師春似造書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  
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世數次言丘藏金  
王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  
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又雜書十  
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漆書皆蝌  
蚪字多燼簡斷札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省在  
著作得觀隨擬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即晉武帝嘗問  
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

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招之水濱洗祓遂  
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暫避  
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  
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  
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  
此立為曲水二漢相綠皆為盛集帝大悅賜金五十  
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玉簡一枚上兩行蝌蚪書傳  
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翟萇曰此漢明帝顯  
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年四十卒其  
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  
王接字祖游河東人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嘆曰王氏

經文虞道夫卷之二十一  
有子哉渤海劉原爲河東太守以旌才爲務同郡馬收  
試經爲郎薦接於原曰處士王接岐嶷俊異十三而孤  
居喪盡禮斯王鉉之妙味經世之微猷也原即禮命接  
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少孤無  
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爲吏求寧初舉秀才是歲晉惠  
帝復祚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一皆不試接以爲恨除  
中郎及東海王越討王顥尚書令王堪上請接補尚書  
殿中郎未至而卒接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  
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通經爲長乃更註公羊春  
秋多有新義

梁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人少篤學善老易侷儻好大言常云  
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聚徒教授以  
自業宋明帝好周易常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  
經曼容素美幸采明帝嘗以方稽叔夜使吳人陸探微  
畫叔夜像以賜之爲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  
言玄理時論以爲一臺二絕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  
座於廳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  
子暉

伏暉字互曜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  
俱知名梁武帝踐祚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  
書侍郎周捨總知五禮事出爲宋陽內史在郡清潔政

務安靜徙新安太守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為繩其厲志如此為國子博士時始與內史何遠累著清績武帝擢為黃門侍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吳郡事多託疾居家尋留會稽築宅自表解任詔以為豫章內史乃出拜御史虞曠奏以大不敬有詔勿論子挺

伏挺字士標幼敏悟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為五言詩善效謝康樂體父友任昉深相歎異常曰此子日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策為當時第一梁武帝迎謁於新林見之甚悅謂之顏子引為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居宅講論語聽者傾朝

挺三世同時聚徒教授罕有其比東郊築室不復仕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豪多與交游故不能久事隱靜後出仕除南臺治書侍御史因事被劾會邵陵王為江州携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侯景亂中卒何佟之字士威廬江人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強力專精王儉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為總明館學士仕齊初為國子助教建武中為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時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苞皆已卒都下碩儒唯佟之而已當時國家吉凶禮皆取決焉

嚴植之字孝原建平秣歸人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習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惇

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梁天監二年詔求通儒修五禮  
有司奏植之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  
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講說  
有區別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  
餘人遷中撫記室參軍猶兼博士卒於館

崔靈恩河東人少篤學徧習五經尤精三禮仕魏爲大常  
博士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渾論渾  
不合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時論多之

昭明太子蕭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薨時三歲受孝經  
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通諷誦性之文旨出宮恒思戀  
不樂帝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末福首或五日三日

乃還宮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  
每游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無  
所更易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墳籍或與  
學士商確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爲常於時東宮有  
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  
性愛山水嘗泛舟後池畚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  
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軌慙而止薨時年三十一謚曰昭明所著文選三十卷

陳

鄭灼字茂昭東陽人紐  
簡文在東宮雅愛經

勵志儒學少受業於皇侃樂  
爲西省學士灼性精勤尤



明三禮家貧抄義疏以

筆毫盡禿每削用之常

蔬食講授其篤志如此

晉陵張崖吳郡陸詡吳興

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

張譏字直言武城人陳天嘉中為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論議弘正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中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之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謂曰僕助君師何為不可舉坐以為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布席使人慄然宣帝時為武陵王帳內記室兼東宮學士後主在東宮集官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今雖多士如林

至於譏提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後主嗣位為國子博士東宮學士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勅譏講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勅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群臣曰此即張譏後終於長安

齊

何胤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胤叔輕薄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與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仕齊為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反歷黃門侍郎太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二  
子中庶子尚書令及鬱林嗣位胤爲后族甚見親侍爲  
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  
已築室郊外恒與學徒游處其內聞謝朓罷吳興郡未  
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解職不待報輒去以會稽山多靈  
異往游焉居若耶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  
先卒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世謂何氏三高梁武帝  
踐祚詔爲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勅  
諭意荅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  
宦情奏勅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又勅山陰庫錢月給  
五萬又不受乃勅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大  
守衡陽王元簡深加禮敬常命駕式問談論終日胤以

若耶迫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迺起學舍  
卽林成樓因巖爲堵別爲小室寢處其中躬自啟閉僮  
僕無得至者胤初遷將築室忽有二人指一處云此中  
殊吉遂不復見山發洪水樹木皆倒拔唯胤所居室歸  
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  
之及元簡去郡乃移還吳居武丘山西寺講經論學僧  
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胤常禁殺有虞人  
逐鹿鹿徑來趨伏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  
狎如家禽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

張緒字思曼岱兄子也父演宋太子中書舍人緒少以經  
學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

宋明帝轉太子中庶子吏部尚書復轉中庶子後爲侍  
中遷吏部郎叅掌大選嘗私謂客曰一生不解作然諾  
有以告袁粲褚彥回者由是出爲吳郡太守緒初不知  
也昇明二年自祠部尚書爲齊高帝太傅長史建元元  
年爲中書令僕射王儉嘗云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否  
時帝欲用緒爲右僕射以問王儉儉言南士由來少居  
此職乃止及立國學以緒爲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以王  
延之代緒爲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季琰爲此職  
今以王延之張緒爲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爲末易  
緒長於周易言精理與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不解易  
中七事緒每朝見武帝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  
我以德貴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雖終日與居莫  
能測焉

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晉丹陽尹倓六世孫瓛篤志好學  
博通訓義年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欲讀舅  
更爲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兄弟三人共處蓬室  
一室爲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教  
授常有數十丹陽尹袁粲薦爲秘書郎不見用瓛素無  
宦情自此不復仕齊高帝踐祚召瓛入華林園談語問  
以政道荅曰政在孝經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又謂瓛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爲何如瓛曰陛下戒前  
執之夫加以寬厚雖危可安若蹈其覆轍雖安必危

及出帝謂司徒楮彥回曰方直乃爾學士政自過人獻  
姿狀纖小儒業冠於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  
業當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鄭住在檀橋瓦屋數間  
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青溪馬梁武帝天  
監元年下詔爲獻立碑謚曰貞簡先生所著文集行於  
世初獻講月令畢謂學士嚴植之曰江左以來陰陽律  
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彷彿學者美其退讓  
後魏

劉獻之博陵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渤海程  
玄後遂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爲墨  
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時人有從獻之學者

獻之輒謂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準之四科要以德  
行爲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  
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屨從師正可博聞多識  
不過爲主龍乞兩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  
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臯魚之歎方乃歸而養親嗟乎  
先達何自覺之晚也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希  
造其門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去義  
例已了不復須解由是弟子不能究其說後本郡逼舉  
孝廉至京稱病而還及孝文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  
之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四海皆稱儒  
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

錄數百篇通經之士於是有識者辯其優劣魏承亂後  
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內諸生多有疑滯或決於獻  
之六藝之文雖不悉註所標宗旨頗異舊義

張吾貴字吾子中山人也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  
偉年十八本郡舉爲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鄺  
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爲開發而吾貴覽讀一遍  
即便構戶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  
傳生徒竊云張氏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曰  
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來月吾貴詣劉蘭蘭遂爲講  
傳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隲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  
後集便爲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仍伏聽學者以  
此益竒之而氣凌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武邑人也年三十餘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  
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  
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兄求講說其兄笑而聽  
之爲立學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  
先是張吾貴以聰辯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唯  
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侯及先儒舊事甚  
爲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故  
爲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南館植爲  
學生故生徒甚盛海內稱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  
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爲國子助

教時靜坐讀書有人叩門蘭命引入葛巾單衣入與蘭  
坐曰吾自是學士何爲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在誰而  
過無禮見凌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畢而出少時  
蘭患病而卒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幼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  
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  
一年便辭聰游燕趙師事張吾貴數月乃私謂友人曰  
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  
遂與平原田猛畧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  
乃詣平原唐遷居於蚕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  
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

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寫遵明乃  
往讀之復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爲三十卷是後教  
授門徒每臨講坐先持經執疏然後敷講學徒至今浸  
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

李業興上黨人少耿介志學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  
間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  
著錄尚寡業興乃詣靈馥學合類受業者靈馥乃謂曰  
李生久逐羗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說  
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  
曰羗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告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  
就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爲也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

角天文占候無不討練尤長筭曆雖在貧賤常自矜負  
若禮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爲之屈後爲王遵業門客舉  
孝廉爲校書郎爲戊子元曆上之於時張洪張龍詳等  
九家各獻新曆宣武詔令共爲一曆正光三年奏行之  
子崇祖傳父業

李崇祖字子述時文襄集朝士命盧景裕講易崇祖時年  
十二論難往復景裕憚之姚文安難服虔左傳解七十  
七條名曰駁妄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釋謬儒生大服  
北齊

李鉉字寶鼎北海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家  
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  
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  
門下五年常稱高弟年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  
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參  
游京師讀所未見書舉秀才除太學博士鉉以去聖久  
遠文字多有乖謬於講授之暇遂覽說文倉雅剛正六  
藝經註中謬字名曰字辯

馮偉字偉節中山人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然少從  
李寶鼎學李重其聰敏恒別意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  
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屈將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  
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齊趙郡王出守定州以禮迎接  
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

佐吏前後星馳報之縣令自爲其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聽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館甚見禮重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不交人事郡守縣令歲時或置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束修一毫不受蠶而衣耕而飯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以壽終

邢峙字子峻河間人少學通三禮左氏春秋仕齊初爲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不苟有儒者風厨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繡纈劉晝字孔昭渤海人少孤貧愛學不倦常閉戶讀書與儒

者李寶鼎同鄉甚相親愛寶鼎以三禮授晝又就馬融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恨下里少墳籍杖策入都知宋世良家有書五千卷乃求爲其子博士姿意搜覽晝夜不息還舉秀才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藻言甚古拙制一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乃以呈魏收而不拜收憤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太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高才不遇公存昭即位好受直言晝聞之喜曰董仲舒公孫弘可以出矣乃步詣晉陽上書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終不見收采每言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竟不仕卒於家

後周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從陳達受三傳從房糾受周禮事徐遵明服膺歷年後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摭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爲國子博士時西朝旣行周禮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宿疑頑滯者數十條皆莫能詳辯天和三年周齊通好兵部尹公正使齊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升堂觀奧寧可洎其先後當爲次第陳之公正於是問所疑安生一一演說咸究根本公正嗟

服安生旣學爲儒宗常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榮伯竇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安生與同郡宗道暉張暉紀顯敬徐遵明等爲祖師

魏

董遇字季直弘農人性質訥好學與平中關中擾亂與兄季中依將軍段熲遇采稻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及建安初郡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委政太祖且夕侍講爲天子所愛信至二十二年許中百官矯制遇雖不與謀猶被錄詣鄴轉爲冗散常從太祖西征過弘農王冢太祖疑欲謁顧問左右左右莫對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逾年而

卒不成爲君弘農王即祚既淺又爲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太祖乃過黃初中出爲郡守明帝時入爲侍中大司農數年病亡初遇善治老子爲老子作訓註又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之而云必當先讀百篇其義自明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遇子緩亦有才學位至秘書監

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好學有才而特精於春秋左傳建安初仕郡舉計掾洪與馮翊嚴苞交學最高洪歷守三邑令所在輒開黌舍親受諸生後馬超反劫洪作露布司隸鍾繇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

洪署軍謀掾猶以其前作露布故不即叙晚乃出爲陰泉長延康中轉爲司馬王相王彪亦雅好文學常師宗之過於三卿數歲病亡時年五十餘時人惜之

薛夏字宣聲天水人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闇任趙四姓推於郡中而夏爲單家不爲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逸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因遙引夏關移潁川收捕繫獄時太祖知其故乃告潁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文帝又嘉其才黃初中爲秘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每呼爲薛君而不名夏居甚貧帝又顧其衣薄解所御服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帝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啓休到

紀文唐通考 卷之三十一  
帝引入坐定帝言與休曰此秘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其見遇如此尋欲用之會文帝崩後數歲亦病亡勅其子無還天水

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世單家少好學初平中三輔亂禧擔負經書每南客荊州採相餘日則誦習之太祖定荊州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爲譙王郎中玉宿聞其儒者常虛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尤得賜遺以病還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學者甚多禧旣明經又善星官長仰瞻天文嘆息謂魚豢曰天下兵戈尚猶未息如之何豢又常從問左氏傳禧荅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鳥獸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豢因從問詩禧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詞如諷誦又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繕寫而得聾疾後數歲病亡

樂詳字文載河東人少好學建安初聞公車司馬令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難今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旣畢遂歸鄉里時杜畿爲太守亦甚好學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魏黃初中徵拜博士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備員而已唯詳五業並受其或難教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旣精悉又善推步別受詔與太史典定律曆太和中轉拜騎

都尉以才劣於學故歷三世竟不出為守宰正始中以年老罷歸明徒數千人

按漢鄭玄初為眾經註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詩書禮論語孝經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至晉世杜預註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朝並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下講鄭玄所註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註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聰傳

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鄭康成所註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畧不見孔氏註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彪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為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祖雋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祥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特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

子慎所註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  
張奉禮張雕劉晝鮑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  
有衛覬陳達潘叔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爲通解又有  
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註其  
河外儒生俱服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  
懷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鉉刁柔  
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  
相祖習也大抵南北所爲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  
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  
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  
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積葉  
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同致矣

隋

元善雒陽人也祖義魏侍中被誅善少隨父至河南性好  
學遂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侯景之亂善歸於周武帝  
甚禮之賜爵江陽縣公開皇初拜內史侍郎上每望之  
曰人倫儀表也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命善講  
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諷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  
說更起朕心賚絹百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妥下然  
以風流醞籍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忘倦由是爲後  
進所歸以高頴有宰相具嘗言於上及頴得罪上以善  
言爲頴游說善憂懼消渴疾作而卒

何妥字棲鳳西城人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妥少機  
警言以伎巧事湘東王王知其聰明召爲誦書左右時蘭  
陵蕭春亦有雋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  
曰世有两雋白楊何妥青楊蕭春其見美如此與蘇威  
有隙出爲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爲講說教  
授爲刺史箴勒於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  
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  
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  
尋爲國子祭酒卒謚曰肅

房暉遠字崇儒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明三  
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爲務遠方  
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爲定州刺史聞其  
名召爲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  
小學下士隋文帝受禪遷太常博士牛弘每稱爲五經  
庫吏部尚書帝世康薦之遷太學博士尋與鄭譚脩正  
樂章未幾擢爲國子博士諸儒莫不稱爲通博

劉焯字士元信都人也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少  
與劉炫爲友同受詩於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問  
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劉智海家素多墳籍  
焯就讀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爲州  
博士隋開皇中舉秀才射策甲科與王劭同修國史兼  
叅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與楊素牛弘蘇威蕭

該何妥房暉遠崔崇德崔頤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  
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坐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  
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  
知者奉勅與劉炫二人論議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爲  
飛章所謗除名於是優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孜  
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  
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  
覈其根本窮其秘奧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  
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  
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以來博學儒無能出其右  
者

王通字仲淹隋山西龍門人漢徵君霸之後也世以儒術  
顯父隆隋文帝開皇初爲國子博士嘗歎王道無叙天  
下何爲而一通方十歲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  
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  
行苟且之政故夏殷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夫子  
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父  
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受之於是有四方之志  
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瑱問禮於河東關  
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  
年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前冠西遊長安見帝因奏太  
平策尊王道推霸畧稽今驗古凡十有二帝大悅下其

議於公卿公卿不悅仲淹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屢徵不至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仲淹之教興於河汾雍如也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僕射楊素甚重之勸之仕仲淹曰邇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

願仕也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初通謂弟勣等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天乎其天乎通所著有禮論十卷樂論十卷續書二十五卷續詩十卷元經十五卷讚易十卷並未及行正觀初其弟凝子福時等收其議論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經王氏雜錄又取薛收姚讓所集門人對問之書勒成中說十卷杜淹始撰成文中子世家阮逸中說時尚書陳叔達方撰隋史弟續持世家授叔達編之值太尉長孫無忌與王氏有隙叔達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

唐



徐曠字文遠博通五經明左氏春秋時耆儒沈重講太學授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不數日辭去或問其故荅曰文能所說紙上語耳若與境彼所未見者尚何觀重知其語召與反復研辯嗟嘆其能曠性方正舉動純重李密王世充皆從受學太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薦文遠及包禮褚徽陸德明曾達爲學官擢國子博士世稱左氏有文遠禮有褚徽詩有曾達易有陸德明皆時冠云高祖幸國學觀釋奠文遠發春秋題論難鋒生隨方曉對莫能屈帝異之卒年七十四孫有功自有傳

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善名理言受學於周弘正陳大建中後主爲太子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始冠與下坐祭酒徐孝克敷經倚貴縱辯衆多下之獨德明申荅屢奪其說舉坐咨賞世充平秦王辟爲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誠辯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遷國子博士卒論撰甚多傳於世後太宗閱其書嘉德明博辯以布帛三百段賜之

曹憲仕隋爲秘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公卿多從之游於小學家尤邃自漢杜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興隋煬帝令與諸儒撰桂苑珠叢規正文字又註廣雅學者推其該博藏於秘書唐正觀中以弘文館學士

經之庸近也  
三十一  
召不至即其家拜朝散大夫當世榮之時太宗嘗讀書  
有奇難字輒遣使者問憲憲具爲音註援驗詳復帝咨  
尚之憲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  
孫羅家夏李善相繼傳授於是其學興云

顏師古字籀其先瑯琊人少博覽精訓詁學善屬文仁壽  
中李綱薦之授安養尉高祖入關謁見長春宮授朝散  
大夫累遷中書舍人專典機密師古性敏給明練治體  
方軍國務多詔令一出其手冊奏之工當時未有校者  
太宗嘗嘆五經去聖遠傳習寔訛師古於秘書省考定  
多所釐正旣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詰師  
古師古輒引昔宋舊文隨方曉答義據該明出其悟衣

人人歎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學者賴之俄拜秘書  
少監撰五禮成進爵爲子又爲太子承乾註班固漢書  
上之時人謂杜征南顏秘書爲左丘明班孟堅忠臣時  
帝將有事泰山詔公卿博士雜定其儀而論者爭爲異  
論師古奏撰定封禪儀注書諸儒謂爲適中於是付  
有司多從其說從征遼道病卒其所注漢書急就章大  
顯於時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及長善  
屬文通步曆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博士煬帝召天  
下儒官集東都詔學士與論議穎達爲冠又年最少老  
師宿儒耻出其下陰遣人刺之匿楊元感家得免時太

宗新即位穎達數以忠言進帝稱善除國子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事多從其說以論撰勞加散騎常侍爵為皇太子令穎達撰孝經章句因文以盡箴諷久之拜祭酒帝幸太學觀釋菜命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後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剴切愈至後致仕卒穎達與顏師古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為正義云雖包貫異義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子志終司業志子惠元力學寡言擢為司業三世司業時人美之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九歲居母喪哀慕過禮博士劉軌思

見之奇其操謂父慶曰古不親教子吾為君成就之乃授以詩禮大業兵起諸儒廢學暨唐興士衡復講教於鄉里太子承乾慕風迎致謁見太宗洛陽宮帝擢為崇賢館學士太子常問事佛營福其應柰何對曰事佛在清淨仁恕爾如貪婪驕奢雖傾財事之無益於福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聖人言之備矣為君仁為臣忠為子孝則禍祚永反是而殃福至矣時太子以過失聞士衡因而規之然不能用也

王元感濮州人擢明經高第所撰書糾繆春秋振滯禮繩愆等凡數十百篇上之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指南也而徐堅等惜其異聞每為助理聯疏薦之遂下詔褒

美以爲儒宗元感初著論三年之喪宜三十有六月譏  
詆諸儒張柬之破其說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由古而  
然暮而小祥食菜果又暮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食  
酒肉故仲由不能過制爲服孔鯉不能過暮哭毋名教  
之嚴也當世謂柬之言不詭聖人而元感論遂廢  
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嗜學未甚詳解忽夢人持巨鑿破  
其心驚寤志思開徹遂徧明六經諸生常講授者更北  
而受大義轉國子博士馬懷素續定秘書奏知章是正  
文字休沐講授未嘗輟性和厚人不見有喜愠未嘗問  
產業其子欲廣市樵米爲歲中計知章曰如而計則貧  
人何以取資且吾尚應奪民利耶卒官所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貧無資晝樵夜輟燃以讀書  
遂博通經史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贍科累遷禮部員  
外郎以十道使黜陟江西處決平恕遷考功覈取實才  
權貴謁請不能阻撓擢中書舍人開元初進兼昭文館  
學士篤學乎未嘗廢卷謙恭慎畏推爲長者元宗詔與  
褚無量同爲侍讀每宴見帝自送迎以師臣禮有詔勾  
校秘書時文籍盈漫懷素建白願下紫微黃門召宿學  
巨儒就教繆缺詔可即拜懷素秘書監迺召尹知章等  
六部撰次然懷素不善著述未能有所緒別會卒謚曰  
文

褚無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刻意墳典擢明經第累遷修

文館學士元宗為太子拜侍讀撰善記以進太子釋奠  
國學令講經建端立義博敏而辯及即位遷左散騎常  
侍母喪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泣曰山林不乏  
忍犯吾塋樹耶自是群鹿馴擾不復抵觸無量為終身  
不御其肉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上言昔虞舜巡狩秩  
山川徧群神漢孝景祠黃帝橋山孝武祠舜九疑高祖  
過魏魯信陵君墓過趙封樂毅後孝章祠桓譚冢願陛  
下所過名山大川丘陵墳衍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致  
祭帝納其言即詔無量祠堯平陽宋璟祠齊蒲坂蘇頌  
祠禹安邑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  
通獻帝帝曰朕知之矣廼選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

齒曾於學廼詔無量升坐講勸百官觀禮卒年七十五  
詔宰相曰無量朕師今其永逝宜用優典於是贈禮部  
尚書謚曰文葬事官給所撰述百餘篇歿後在於書殿  
得講史記至言十二篇上之帝嘆息

元澹字行冲以字顯博學尤通詁訓及進士第累遷通事  
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  
以自資也脯腊膜胰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  
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  
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景雲中授太常少卿  
行冲以系出拓拔恨史無編年廼撰魏典三十篇事詳  
文約學者尚之遷弘文館學士元宗自註孝經詔行冲

爲疏立於學官初魏光乘請用魏徵類禮列於經帝命  
行坤與諸儒集議作疏將立之學迺引國子博士范行  
恭等刊綴爲五十篇上於官於是張說建言戴聖所錄  
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書摘類相  
比有如抄掇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迺爲訓註恐  
不可用帝然之行坤意諸儒間已因著論自辯名曰釋  
疑卒謚曰獻

韓愈字退之唐修武人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終秘書  
郎退之生三歲而孤嫂鄭鞠之七歲好學言出成文比  
長盡通六經百家學舉進士歷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  
德宗時極論宮市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生子多以其

姓字之歷改職方員外郎疏論刺史陰黨華陰令復左  
遷博士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  
郎中史館脩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  
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言賊可滅退  
之奏同與宰相議不合改太子右庶子後度以宰相節  
度彰義軍奏愈行軍司馬遂請乘虛先入汴說韓弘使  
協力卒擒元濟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  
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嘔至爲夷  
法灼體膚委珍貝騰香道路退之聞而惡之乃上表請  
付水火帝大怒將抵以死裴度在群爲言乃貶潮州刺  
史旣至潮以表哀謝帝得奏頗感悔欲復用之皇甫鐔

素忌其直奏且內移改遠州刺史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又吏部侍郎穆宗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退之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變成就後進士徃徃知名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衣食嫁娶喪葬嫂鄭喪爲服甚以報所著有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宏深與孟子相表裏以左右六經昔孟子距楊墨去孔子纔二百年退之排佛老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自退之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宋仁宗元豐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昌黎伯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海

刷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號集傳復攝其綱條爲例統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迺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之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傳著非也助門人趙康陸質其高弟也助卒質與其子異錄助所爲春秋集註總例請康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康字伯循質所稱爲趙夫子者大曆時助康質以春秋施士句以詩仲子陵素彛常彤常蒞以禮蔡廣成以易疆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句于陵最卓異士句撰春秋傳未甚傳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終  
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句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為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泉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為得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終

入三之學因謂其不命帝曰其一人何謂也蓋其  
由言式立即填之立衣填之立即法蓋其也其也其  
入且請請其于其其率而世之去遠而夷等醜非同其  
但受公錄二家以式力補養其其善或出於其其  
除善為春林三三來賦身其其對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道統考 翼統先儒三

宋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  
以舅鄭向任為分字主簿有獄久不決一訊立辨部使  
者薦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  
欲治之逵酷悍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  
官去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免移柳之桂  
陽令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  
所訴矣歷合州判官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



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并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  
執其子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  
知柳州用并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  
以洗冤澤物爲已任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  
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并再  
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胸懷  
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  
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惠及笄發陋於希世而尚友千  
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  
又著通書發明太極之蘊掾南安時程昞通判軍事視  
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

受業焉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之言曰自再見  
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  
於顥未悟訪敦頤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顥驚異之曰  
非從周茂叔來知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謚  
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廟子壽寶文閣待  
制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河南高祖羽三司使父珦仁宗  
錄舊臣後以爲黃陂尉歷知漢州熙寧法行珦獨抗議  
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大中大夫  
卒年八十五文彥博等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  
葬顥第進士調鄆上元主簿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

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途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爲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民愛之如父母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顥名數召見從容咨訪一日論事久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主上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爲先有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帝俯躬曰當爲知戒之因論人材

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帝曰朕何敢如是王安石更法令言者攻甚力顥被旨赴都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心以聽安石爲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顥每爲帝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旣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神宗亦重其去屢請不許顥闔門待罪乃除提點京西刑獄固辭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願賜顯責改簽書鎮寧軍判官顥求監局以便養得洛河竹木務歷年不叙閎闕特遷太常丞帝欲命修三經義執政阻之以知扶溝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煇震灼隣邑競侈供帳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

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中正數往來境上卒不入顥初  
令扶溝不數月以薦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  
爲異論罷歸舊任歲餘坐獄囚逸責監汝州鹽稅所創  
溝洫學校之法皆幾成而廢哲宗立召爲中正丞顥平  
生有意經濟及是徵還世方冀大用未赴而卒士大夫  
識與不識莫不哀傷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  
和粹之氣溢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忿  
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  
弟頥聞周敦頥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  
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六經而復得  
焉顥慨秦漢以來斯文久湮欲振而起之其言曰道之  
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  
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是皆正  
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又所著定  
性書實闡聖學之秘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天下學者咸  
傳誦之文潞公採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顥嘗爲安  
石條例司官屬頥撰行狀諱之朱熹謂顥乃大賢以上  
作用云寧宗時賜謚曰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廟  
程頥字正叔少與兄顥受學周敦頥年十八上書闕下欲  
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業爲心游太學胡瑗試諸生頥  
子所好何學讀頥論謂學以至聖人之道大驚即延見  
處以學職嘗應進士舉值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哲宗初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三  
司馬光呂公著執政共䟽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  
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  
之逸民詔爲西京國子教授辭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  
入見擢崇政殿說書䟽言習與知長化與心成大率一  
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妾之時少則氣  
質變化自然而成蘇軾每疾頤不近人情至以俚語相  
侮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上䟽攻軾胡宗愈顧臨  
因頤議更張國子條制及請經筵坐講不合連章劾頤  
不宜用孔文仲又極論請罷歸田里遂出管勾西京國  
子監力辭不報父喪終復除西監加直秘閣力辭御史  
黃敦逸摺䟽中怨望輕躁語去官紹聖追貶元祐諸臣

目爲姦黨頤坐竄涪州李清臣尹洙即日追遣徽宗立  
移陝州俄叙復又奪於崇寧黨禁弛復宣義卽致仕  
卒於家年七十五頤之學自謂與兄同蓋以誠爲本以  
聖人爲師張載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  
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晚年著易  
春秋傳嘗言今農夫和寒暑兩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  
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  
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  
爲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師道尊  
嚴淵源所漸皆爲名士涪人祀於北巖世稱伊川先生  
高宗詔贈直龍圖閣寧宗時同穎賜謚曰正公封伊陽

伯從祀孔廟

張載字子厚大梁人祖復集賢學士父迪殿中丞知涪州卒於官遂家於郿載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自謂二程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第進士爲邠州司法度軍遷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召鄉之高年者宴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遷階佐郎簽書

渭州軍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召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授崇文院校書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志道精思未嘗須臾忘也每告諸生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 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又論定井田宅里賦歛學校之法呂大防薦宜還職以備咨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八門人共買棺奉其

長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爲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書曰正蒙又作西銘程頤謂西銘明理一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賜謚曰明封鄆伯從祀孔廟弟戩字夫祺第進士熙寧初爲監察御史裏行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爲死黨李定以邪誦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辨給假經術以文姦言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 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任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不少夫出知公安縣徙監司竹監至舉家

不食筍嘗愛用一卒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籜治之無小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其德量如此卒於官年四十七

邵雍字堯夫河南人始爲學即堅苦刻勵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嘆曰昔人尚友於古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受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妙悟神契多所自得嘉祐詔求遺逸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稱疾不之官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

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每私相歸  
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  
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群然燕笑不  
爲甚異未嘗談人之短有就問學則荅之未嘗強語人  
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是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  
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卒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  
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  
一分賜矣投劾何益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元  
祐中謚康節程顥初侍其父識雍退而嘆曰堯夫內聖  
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常曰其心  
虛明自能知之雍疾病司馬光張載與顥兄弟是夕候  
之將終衆議喪葬事於外庭雍皆知所言召子伯溫曰  
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顥銘其墓謂純一不  
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  
外篇漁樵問荅詩曰擊壤集

邵伯溫字子文父雍與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頤兄弟爲  
友伯溫入問庭訓出則事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行  
爲再世交故學益博元祐中以薦特授大名府助教調  
潞州長子縣尉章惇嘗事康節及爲相欲用伯溫伯溫  
不往會法當吏部銓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  
猶薦之於朝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  
鑄錢監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徙外臺辟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三  
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別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之謗伯溫既辨之又著爲書名曰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嶽廟歷主管來興軍輝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爲宣撫使士大夫求速化者爭出其門伯溫聞貫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蜀人德之除利州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贈秘閣修撰

胡瑗字翼之宋秦州海陵人如皋縣門人稱爲安定先生

翼之甫七歲善屬文年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待貧甚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三人同讀書十年不歸省范仲淹嘗與翼之游甚愛而敬之以其子純仁從學焉程頤傳翼之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仁宗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翼之布衣對崇政殿與鎮東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鍾律分造鐘磬各一虞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翼之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畧陝西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除湖州教授倡明道學一新故冒物議其迂久之諸士子知爲學之本樂從之創名齋署曰經義者所以經乎仁義禮樂彞倫之義明其體也曰治事者所以治乎



水利兵農筭數之事適其用也科條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召為諸王宮教授以疾辭慶曆四年春詔建太學於京師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至皇祐五年冬十月召至京師為國子監直講遂居太學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試諸生得程頤所作大警異之即請相見每見必與之坐以論天下古今之事談經辨史之疑五經異論弟子記之目為胡氏口義遷大理寺寺丞嘉祐元年擢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國子監請留主太學事上從之賜緋衣銀魚袋一日侍講上前讀乾元亨利貞不避諱上與左右皆失色翼

之徐曰臨文不諱上意遂解既而以疾辭天子遣中使引醫來數為存問越明年石介忤貴怨而報之錮子孫貶孫復翼之在病以聞不能朝一日三上章求去天子不強留詔馳驛還於是在廷諸賢士大夫與太學諸生以師禮送出郊各餞於相道如有所失不忍舍翼之始於蘇湖則教行於東南之士既而王宮則教行於帝胄之齒極於太學則教行於天下士出其門者凡數千禮部歲所得士翼之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才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徃徃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翼之弟子也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劉晏之善興水利皆出其門自河汾以後能

立師道成人者必以異之爲首稱焉異之隨長子志  
康杭州察推以就養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  
十有七謚文昭詔賻其家葬於烏程之何山在今浙江  
湖州府城南一十里 國朝嘉靖九年從祀孔廟

歐陽修字永叔宋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  
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  
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  
習鏤刻駢偶澁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  
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永叔游  
隨州得唐韓愈遺書於廢書廬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  
賾至志寢食必欲弁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

宮第擢甲科補西京推官從尹洙梅堯臣游遂以文章  
名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  
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永叔貽書責之謂其不  
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遷軋  
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永叔笑而  
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  
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初范仲淹  
之貶饒州也永叔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  
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永叔乃爲朋黨論以進帝獨  
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  
來除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奉使河東河東賦歛過重

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求叔慨然上疏邪黨益忌求叔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求叔復用有詐為求叔奏乞澄汰內侍為姦利者其群皆怨怒潛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克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脩唐書嘉祐二年知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苛澁之文號太學體求叔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求叔出聚訟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塲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

學士知開封府丞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求叔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神宗初即位力求退罷為觀文殿學士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求叔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污讒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為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於汝陰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葬於新鄭旌賢鄉求叔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穽在前觸發

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也永叔旁通六經尤長於易書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自撰五代史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凡為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回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宋史論曰漢之文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頽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 國朝

嘉靖九年從祀孔廟

司馬光字君實宋陝州夏縣涑水鄉人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即了大指自是手不釋卷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除奉禮即時池在杭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省親許之丁內外艱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樞密副使龐籍薦為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夏竦賜謚文正光皆疏論改正加集賢校理從龐籍辟通判并州改直秘閣開封府推官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

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帝大感動未幾詔英宗  
判宗正遂立爲皇子改光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  
英宗立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即位擢爲翰林學士御  
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上疏論脩心  
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  
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  
力學所得盡在是矣遷光翰林兼侍讀學士光常患歷  
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  
命置局秘閣續其書至是仁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  
序授之俾日進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  
所以用臣蓋察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  
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  
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竊盜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  
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  
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  
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  
從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乃得請遂求去以端  
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  
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  
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又遺書責宰相吳充元豐五  
年忽得語澁疾疑且死豫作遺表置卧內即有緩急當  
以界所善者上之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

不可又將以爲東宮師傳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  
資治通鑑未就帝尤重之以爲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  
終篇賜以頴邸舊書二千四百卷及書成加資政殿學  
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天野老皆號  
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  
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  
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  
幼冲太皇太后臨政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  
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  
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  
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

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  
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掾焚拯溺况太  
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  
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  
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時青苗免役將  
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  
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  
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  
勅罷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遂罷青苗錢復常  
平糶糴法兩宮虛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勅其  
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美毋輕生事關邊隙是年九月薨

於西府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即臨其喪明  
堂禮成不賀贈太師追封溫國公塋以一品禮服賻絹  
七千詔戶部侍郎趙瞻內侍耆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  
葬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謚曰文正賜碑曰忠清  
粹德光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  
晚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  
出吾書其誣吾不信也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  
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曆八十卷稽古  
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註古  
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註繁辭二卷註老子道德論二  
卷集註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註揚子十三

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  
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紹  
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奪贈謚卞所立碑追  
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  
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欽宗靖康元年還贈  
謚高宗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延慶宗咸淳三年從祀孔  
廟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司馬子

胡安國字康侯宋建寧崇安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  
文及穎川靳裁之爲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  
紹聖四年舉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職以

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  
章惇子次天若時發策大要欲復熙寧元豐之制安國  
推明太學以一三代為對哲宗命再讀之汪聽稱善  
者數四親擢二第三為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提舉湖  
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來州布衣王繪鄧境應詔  
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為學者零陵簿稱二  
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  
國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又移湖  
北再鞫卒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簿以他罪抵法臺臣  
直前事復安國官徽宗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  
都學事稱疾不仕宣和末李彌大吳敏譚世勳合薦除

屯田郎辭欽宗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居郎又  
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  
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欽宗  
曰比留詞掖相待已命召卿試矣既試除中書舍人賜  
三品服南仲諷臺諫論其稽命不恭除安國右文殿修  
撰知通州安國既去逾旬金人薄都城子寅為即在城  
中客或憂之安國愀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卿  
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敵圍益急欽宗亟召安國  
安國言昨因奏觸權貴一陛下將建中興而政事弛張  
人才升黜尚未合宜臣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妄發干  
犯典刑黃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建炎



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紹興元年  
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二十一  
篇先獻之論入復給事中二年七月入對高宗曰聞卿  
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詔不至安國辭謝乞以所進二  
十一篇者施行居旬日再見以疾懇求去高宗曰聞卿  
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  
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  
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  
高宗稱善尋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初頤浩都督江  
上還朝欲去異已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爲朋黨且曰  
黨魁在頤闡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即引勝非爲助而降

旨曰胡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  
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爲非豈不以時艱  
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  
落職提舉僊都觀渡南江而休於衡嶽之下將終身焉  
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來州安國辭詔以經筵舊臣重  
閔勞之特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  
傳初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  
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  
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於是潛心刻意哀古今諸儒  
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拾靡遺害義切深必加  
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徧蓋準則之以語孟權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三十一  
衡之以五經證據之以歷代之史窮研玩味游泳沉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先生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年六十有一而書始就凡三十卷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則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楊韓氏仍詔

館閣哀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與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辭復提舉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卒年六十五詔贈四官又降詔加賻賜田十頃恤其孤謚曰文定蓋非常格也葬於潭州湘潭縣龍穴山安國負傑出絕異之資見善必爲爲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必絕其根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辭受取舍一介之微必度於義尚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爲首於本朝卿相則以韓忠獻公爲冠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粹溫儀貌雍穆士子有自遠來學者安國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

漸以敬爲持養之要語孟五經諸史周而復始至老未  
常釋手少欲以文章名世旣學道乃不復措意有文集  
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行於世 國初以  
其春秋傳列於學宮安國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  
遺黎塗炭 若痛切於其身雖歎以罪去其愛君憂國  
之心遠而彌篤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  
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  
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  
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  
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  
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蟻蟻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  
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侯仲良言必稱  
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嘆曰吾以爲志在天  
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  
斯人也安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第  
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  
挺然獨秀者也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  
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  
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  
之氣亦無所媿於古人

國朝正統元年從祀孔廟成化三年追封建寧伯嘉靖  
九年改稱先儒胡子三子寅寧宏皆以德學著

稱

劉絢字質夫其先常山人後徙河南祖舜鄉虞部郎中父師旦朝散大夫絢以祖蔭爲壽安主簿移長子令督公逋如期而集迄去不咎一人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稅財二三絢力爭不得還其榜請易之富弼嘆曰劉絢古縣令也元祐初大臣相繼以經明行修薦爲京兆府教授又爲太學博士卒年四十三絢自結髮從程顥學篤信而固守之顥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絢深於春秋作傳未就病劇尚以例類質其父將終啓手足自盟垂絕猶道詩書語可謂力學者也

李顥字端伯洛陽人第進士元祐中爲秘書省校書郎卒顥與劉絢才器志尚頗相同程頤嘗稱二子可以大受及相繼早沒追悼之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倣而信從者顥與絢有力焉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良佐第進士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良佐天資篤實事有未徹則顥有泚其憤悱如此記問該贍程顥談及前史所引不爽一字顥以玩物喪志警之初未之信後乃省悟程頤與之別一年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頤稱之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良佐晚與朱震

兄弟論學謂一部論語大義只師冕見及子見齊衰者  
二章可以該之蓋聖人之道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  
天道本末一以貫之所著論語說行於世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並以文行名程頤見之京師  
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顥與扶溝學酢應其招因受業焉  
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蕭山尉以薦為太學錄遷博士乞  
外以便養得知河陽范純仁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輒  
召之純仁移守潁昌辟自隨為學教授及入相復以為  
太學博士純罷酢亦請外簽判齊州移泉州徽宗立擢  
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卒年七十一酢性  
穎悟有治劇才時修奉祠館編氓困於征調所至騷然

酢更數郡處之裕如民不勞而事集所著有易說詩二  
南義中庸義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

張繹字思叔河南人受業程頤頤賞其穎悟讀孟子志士  
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  
卒頤嘗言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

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學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呂大忠薦  
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卒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光洛陽人祖源在文苑傳父林虞部  
員外郎焞少師事程頤紹聖中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  
諸臣議焞嘆曰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謂曰焞不  
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

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願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願沒焯聚徒洛中非吊喪問疾不出戶靖康初种師道薦焯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等合薦不報次年金人陷洛闔門遇害焯死復甦門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偽帥趙斌以禮聘焯不從則以兵恐之焯自商州奔蜀止于涪涪願讀易地也關三畏齊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冲舉焯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說書以疾辭范冲奏給五百金爲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紹興六年始就道左司諫陳公輔疏攻程氏學焯至九江上奏曰焯實師願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舍其所學自欺君父遂留

不進復因薦以秘書郎兼說書趣起之焯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秘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焯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焯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講時金人來議和焯上疏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又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今之上策莫如自治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焯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當去者五乞放歸田里疏上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焯自入經筵即乞休致

朝廷以禮留之張浚趙鼎既去秦檜當國遂不復留十  
二年卒年七十二醇質直弘毅實體力行願嘗以魯許  
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有論語解及門  
人問荅傳于世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熙寧九年第進士調官不赴以  
師禮見程顥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  
道南矣顥死又見程頤於洛時已年四十事頤愈恭一  
日頤偶暝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  
三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時疑其近於兼愛與頤辨  
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  
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張舜民在

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  
先生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  
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洪範  
曰皇建其有極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  
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  
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  
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  
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且謂今日之  
事當以收人心爲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  
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常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  
養之舟已街尾矣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

也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遂以時兼國子祭酒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伏望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習王氏學取科第已久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辯力主王氏上疏詆時罷祭酒尋累疏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辭直學士改待制陞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繼除兼侍讀累乞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從其請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年八十三卒謚文靖時浮沉州縣四十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朱熹張栻得程氏之學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頤云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爲博羅主簿聞同郡楊時得程氏學慨然慕之時爲蕭山令徒步往學見時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善即鬻田走洛見頤乃歸卒業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擬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



廢德澤不可恃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  
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  
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進則嘗有治世之言使  
人主多憂而善心生小人進則嘗有治世之言使人主  
多樂而怠心生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  
廷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  
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  
明道者多故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  
而失周孔之心於是明道者寡故忠義行之者難又曰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  
厚則天下無嗟怨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  
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  
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

李侗字愿中劔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  
學以書謁之其畧曰天下有三本父母生之師教之君  
治之闕一則本不立洙泗之徒得夫子而益明孟氏之  
後真儒不復見於世其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先生  
得不傳之道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  
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莫知所以然孰不  
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從之累年從彥好靜坐侗退  
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  
而求所謂中者旣而退居山中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

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閨門內外夷愉肅穆  
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  
坐澄心體認天理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講  
學功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嘗以黃庭  
堅之稱周茂叔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常  
諷誦之其語中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一篇之指  
要也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  
徙步而形勢不同侗既閒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論事  
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人主當於此  
留意朱松遣子熹從學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  
愿中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松謂知言熹亦稱侗姿稟

勁特充養完粹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  
事變斷以義理則截然不可犯卒年七十一子友直信  
甫皆第進士信甫仕至廣東江東提刑常爲監察御史  
以特立不容於朝云

周孚先字伯忱弟恭先字伯溫晉陵人俱從程頤學頤嘗  
謂孚先兄弟氣質清明可以入道一日問曰學者要自  
得汝從事覺有所得否孚先問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曰  
睿睿作聖須是於思慮間得之又問顏子如何學孔子  
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與能屢空耳兄弟俱由鄉薦入太學氣質不少異  
尤薦于信道孚先由四明鹽場調建德尉不就乞祠恭

